乾道本韓非子　八之十三　二

漢書門　類
九五六八　號
一〇五　函
四　架
四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子　類
九五六八　號
三〇〇　函
二　架
四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568
冊數　4（2）
函號　300　35

法家二号
共四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MSCCPFCC1214
MSCCPPPE1214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一無其一人舉踶馬六字乎七有曰字並是拙於睢膝四字疑衍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方腫膝十一字一作任腫膝三字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淺草文庫

也君也暴之也猶邪敬也侮也之也猶乎命疑當作辜

漁上一有而字是

惑字疑衍桓當作杜

不字疑衍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

鳥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主疑當作生一無不知而三字

鞅一作鞅是鞅與抉決玦同上扞與靬釬桿同下扞一作扞是扞與弙通之涯爲猶之富無是一猶則而也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荅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以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言謂同、用猶以爲也、

上密猶以也、密密猶勿勿也、

相上一有食彘二字、燥疑當作爛、蚘就作蚘是、又作蜧、並與虺通、爭下一有食字、上殺作食並是、

有欲以御見荊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撽鹿。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騶妬之。

荊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愼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

蟲有就（蚘或作）者。一身兩口。爭相齕也。遂相殺。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蚘類也。

公子以下一提行是、

貫疑當作罪、下同、一無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八字、案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疑衍、去下一有之字是、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爲曲。直爲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

振上疑脫不字

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令疑當作大

周趮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荊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相一作先是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

一無養字是

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養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而一作荊吉下有乎曰吉三字欲作殺人來作臣來無上卜字並是

荊王伐吳吳使沮衛蹷融犒於荊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荊人曰今荊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荊人因不殺也

下臣疑衍

下以一作必是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以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月、疑當作日、

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吴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吴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吴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吴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吴軍

或無子字可從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

也聲下、疑脱人字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信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上信字、一無是、下疑當作之、

韓咎立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一無曰字是、

靖郭君曰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荅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

委叔云云十二字一作委之叔向受金而見八字是、得一作德是、

公疑當作伯、

逆一作溺是、

百金之晋。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晋平公曰。可以城壷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壷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壷丘矣。公曰。善。乃城壷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晋。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沉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

揲上疑脫一人字、揲一作測、獲下有之字、並是、法術三字疑衍、

世一作勢是、

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下斲一作斷是於作之是

理上一有治字是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

去饑寒一作饑寒去衣食重無有二字並是其疑當作甚

以福疑倒

身一作臣是

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一不重是

下天疑當作下、殺當作桀、是上一有爲字、是小上疑脫故字
正一作而是、
二而字猶則也、遺一作道、無名字並是

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
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
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
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僞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
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
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
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
名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

中一作守是、
赴谿而掇金下、一疊赴谿而掇金五字是、
貞平一作貞無平字是、
耳一作禍、可作何、並是、

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
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
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
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
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
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
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
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
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
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

失發、一作不失發、是、

垂拱下、一有於字、

所以下、一有使字、是、

獨恃衍、一本無、

恃怯、一作持怯、是、

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内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

通下、一有於字、惑作明、並是、

衍一訟字、

心治上、一有任字、是、

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内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

半中上疑脫成字

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行之一難知之一作行一難知之心

君一作居是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立一作生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

見憎上一有民字是

小一作而

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
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
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
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
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
赭堊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
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
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
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
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内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
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
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
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
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務上疑脱不字群書治要作不務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
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
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
銖失船則沈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
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
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
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
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
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

金當作鈞字之誤也

衍一主字

於事上一有易字是

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

一無致字

己而不在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

可一作治

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必載群書治要作畢載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至也。

韓非子巻第八

説下、一有在字。是而猶則也。説同。

而猶與也。乞一作乙。是説同。

韓非子巻第九

内儲説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説、皆君之内謀。故曰内儲説。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能則不明。五曰疑詔詭使、疑危而制之、譎詭而回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戸則臣壅塞。其聽有所從、若門戸然、則爲臣所塞。其説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誑、以大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説、皆不參門戸之聽。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餓死、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乞之説荊俗也。荊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以爲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之術也。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擁己、故更貴臣妾以

敵之、彼得敵、適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更甚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為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言市有之、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徵驩同、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刑賞之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其必亡其身也、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不用命者、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戮其尸、

必罰二

一無也字是、

上知下一有之字是、

一上疑脫不字、責上疑脫無字、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焚其室者、欲火以驗人之用命、而吳起倚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勾踐知之、故式怒鼃、勾踐知勸賞可以詔人、故式怒鼃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惱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責下能一之材責之、則人臣不得參雜、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雜、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氾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氾激君行令、而應侯謀弛上黨、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

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四智字與知同、

必下一有審字、是事猶使也、詳佯通、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爲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雖知其所爲、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爲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讙詔視轀車、戴讙欲知奉詔者、更使視轀車、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求神明之譽也、以商太宰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周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羣臣聳懼、私得曲杖、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得彼陰懼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陽山、疑當作山陽、說同、樛、摎同、

賤、踐、假借、一作踐、

一無國人人字、是、擁壅、假借、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事、以試其所疑也、故陽山謾樛豎、陽爲謾樛豎、知君疑也、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知君惡己、齊人欲爲亂、君佯逐所愛、令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譏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故下一有何字是、

一無下人字是

下遇一作乃是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擧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擧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擧魯國盡化爲一擧國既化爲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之人不免於亂也境内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擧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遇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下以猶爲也、

因疑當作曰、一無可字是、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爲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可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後謀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言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

也下一有豎牛曰三字是、
以一作已、通、爾上有爲字是、
聲下一有因字是
江乞以下一提行是、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
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
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
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
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以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
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
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
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
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内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不食而餓
殺叔孫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
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江乞爲魏王使荆
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
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

一無之字、無必字、並是、

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
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
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
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令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益
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
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
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姦絶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
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

下治一作法。無下之字。子產以下提行。並是。入上一有故字。是二形字與刑通。故疑當作政。

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形。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雚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

下之字猶其也

一無下有字是

人字疑衍

霣。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播揚。善掩翳人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鬭。鬭必三族相殘也。（因鬭相殘傷。）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

罪下一有重罪二字是

離離者字大一作夫是

於上一有人字是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令重罪輕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輒一作趣是

賞一作罰是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蔽弊過一作幣

死屍省文

王或作君可從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君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

欲下一有知字、者死作而死者三字足

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雖胥靡、不取都金）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故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

越王以下一提行是

年下疑脫人字毀下疑脫譽字毀一作譽

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質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越王慮伐吳慮謀也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舉於勇則人之以頭獻

曰一作越是吾畏彼怯一作吳

助疑當作勸

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必惡其不善歡其能善不妄爲也嚬有爲嚬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嚬笑尚不妄爲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嚬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

（下王疑當作君、公上一有鄭字、是。）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賁。（鱣蠶有利、故人握拾之、皆有孟賁之勇。）

四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欲猶將也、一無得、疑當作德、三又下一提行是。）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可得而知、故曰動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三

（韓疑當作秦、講媾通、下七講字同。）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氾而問焉？王召公子氾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国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国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

（上也疑衍、韓疑當作秦、下王字疑衍。）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中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家上、一有爲字是、

上之、一作知是

五。龎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 立以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轀車至李史門者。謹爲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轀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轀車、故實奉笥、本令伺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事於臣之事也 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劉、一作識、韓昭以下提行、下昭下有侯字並是、入而入宗、一無是、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割爪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濊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史 以知御史陰情。

陽山疑當作山陽謂疑當作韓一不重也字齊人以下提行並是、

苛呵通、一作呵、爲謂通、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僞謗摎豎以知之。摎豎王之所愛令僞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爲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信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爲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第九

一重內外爲用四字是、以下疑脫故字、主疑當作冩權、一作諫、是、

牛或作午、可從說同、

韓非子卷第十

内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

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辛下一有誅字是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不疑當作昭

事起而有所利其市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愼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黎說作犁又作犂黎犂並犁假借且鉏省字一無王字美下有人字並是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王言而子常用內美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鄶桀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絶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席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一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荊貴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内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柰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燕人以下一提行是惑故燕[illegible]

一不重好字上之作至並是皆下一有曰字是

一無來字是

二衞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來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宦公子以下十一字爲荊王語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敎子於外市也不便

制下疑脫一曰二字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

一無上公字有下有季字並是
攻功通一作功
翟以下一提行是、擠嫌通

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亨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呂以下一提行是、
君一作軍是、
一無王字是徙疑當作持
隸一作漉是、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王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

一本重濟陽君、是

爲猶若也、

悖勃通

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悖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

爲謂通

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

廏疑當依纂作廥

下有疑衍

間[illegible]省字

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　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有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荊王而令荊攻魏荊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荊勢相魏

穽疑當作[illegible]

上尚字與上通下二尚字與掌通

臣一作人

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荊也有燒倉廥穽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人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　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

〔頭注〕一無財字是、
〔頭注〕不疑當作乃、
〔頭注〕患疑當作惡、

臣之罪三也堂下得財無徵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頭注〕王下疑脫以字、人一作臣、是爲謂通、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芉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芉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諫間通一作間　願疑當作患有脫省字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
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
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
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
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心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
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
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荊以爲外用也則必
誅之

榮疑當借　三亡字與忘通　王疑當作玉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犁且謂景公曰去仲尼
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
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
令犁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
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
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
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
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
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
亟亡乎王曰然則爲之柰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
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

政一作攻是、

晉以下一提行、是獻欵假借、

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政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
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晉
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
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
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
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與與舉通、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
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

理一作埋是、

外而理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
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此條一在秦侏儒後是、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

一重魏王二字、是、

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上有、猶置也、

七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荊
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
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
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卷第十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虙與伏同省作宓宓或誤作密

李疑當作季季梁也深上一有迂字是畏疑當作魏魏牟也震疑當作慎慎到也車疑當作陳陳駢也狀字疑衍言而疑當作行有墨翟二字疑衍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深閎大而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挾夫一倒足謀、疑當依經作譙、

信一作能、下下作不並是、

三。挾夫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
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
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播吾
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
自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
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
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
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
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
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
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
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

記、疑當作詆。者上、疑脫慕叔尚三字、其疑當作甚、

周疑當作害、成疑當作畏

位涖通、一作蒞、走上、一有日為下三字、去作大、並是、

信上、一有表字、是、尊疑當作楚

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此
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
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當
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脩耕戰之
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
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緩之以鄭簡宋
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走睡臥
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
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
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
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

次行一有右經二字是、

一無而字是、下晉字疑衍、

李子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

直疑當作眞、

曰下一有吾字、

不勝猶不能也、

毋猴通、下同、

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一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

一無下今字是

好上一有燕王二字是

入上一有客曰二字是

一重上削字是、棘下疑脱何以二字、下見一作兒、以下提行並是、

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冥瞑同、

蒙上一有逢字是、持疑當作待、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荚莢假借筴策同

此下疑脱畫字

有猶為也、謂為通剖行、任重二字疑涉下節而衍、如堅疑倒、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黄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悦。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尊猶高也、虞慶曰不然五字一在更字上、是宜卑猶言將卑也、直下一有皆二字是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説而不禁。此所

士、疑當作工。亘當作且、范且以下當連上為一章、也下疑脫工匠二字、

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愨、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賣、疑當作買、求字疑衍、孰上疑脫且字、耘、疑當作云、一無上者字、是調疑當作周、

三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為民誅之。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

有下一有爲字、是、

呉起以下一提行是、

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稽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擧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呉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呉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呉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回疑當作面者、上疑脱黒字、

攐一作攓是、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回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攐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鬭。

非猶不也。斟疑當作堪。紳亦束也。一無下書字是。

一無擧字是。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裷麾之。鳥驚而不射也。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擧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擧燭。云而過書擧燭。擧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擧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擧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擧學者多似此類。

上置一作買是。

受授假借。臣疑當作國。貳疑當作章。

者下一有邑字是。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擧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絶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見好、疑倒。與、猶於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下士居朝、疑當作下朝居士。行下、一有陣字、是。）

（不下、一有得字。重上紫字、無欲字、並是。公曰諾三字、疑當移臭字下。）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

（上欲、一作王。以作請、並是。益疑當作盍。）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患下、疑脫一曰二字。）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

（不一上、疑有脫字、未詳。）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

一無下曰字是

上疑當作下、爲去聲、

而騶之而猶與也、韓下一有樞字是、

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歩。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歩。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

孔子以下一提行是、

君上疑脫鄒字、下長一作乃、斷二字無上先字、並是、獵疑當作祿、易上一有不字是、受授假借、

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時後曰。非所斈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

申子辟舍請罪。

餓饑或同用、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吴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學效義同、令一作今、父一作母、亨字宋非下有所字、並是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亨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戒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下曰猶謂也、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以下二條已出七術一、無是到、倒當字至字疑衍、譴遣假借、〕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

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第十一

江戶　津田義蕃[redacted]校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第二十三

〔坐、疑當作逃、〕

〔失、疑當作夫、〕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跀危坐子皐。(皐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跀者懷恩報德、)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爲德、)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屩。(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人而履屩也、)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主、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即進之以自代、)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危必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內矣、)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而駁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錢字疑行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孱不用璧孱用玉以魏主用毀故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為國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跀者兒不恥其父跀以不也跀所著衣榮人人所諂媚為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能成喩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喩溫言訓左右愈諂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

叔孫疑倒變一作變是

簡下一有主字是

梁上一有子産患諫子國譙怒一守國疑當作封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逼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反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而簡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父好直言武子曰失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鄴令其姊犯法跀之趙成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矣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為獄吏則人足所跀者守門人有惡孔

從疑當作後

則下一有徙字是

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跀者行歩危、故曰跀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翟黃也（徙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上將軍二字疑衍、

贏贏通、贏謂負擔也、勝疑當作賸、賸賸通、孔子以下三十六字、當移孔子相衛章末、合為一章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蹻（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蹻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上君疑當作若、仲下一有之字是、

用兊二字一作原是、

吾上一有恃字是、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兊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有夔疑倒、

下而猶如也、

之一作足是、此條一本在文王伐崇條之末晉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

上、有一曰二字、是、

上君上、疑脫上字、王、一作皆是

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矜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己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殺下、一有穢字、戎、作伯、並是、下人、疑當作臣、非、猶不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弥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屨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

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
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
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
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
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
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
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四諓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
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
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
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
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
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
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
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
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
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
之謂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

害下一有義字是
自下一有請字是
一無謂字是
癹撥假借

二雖下、俱省欲字、

仞、或作㓞、武作戚、並可從、

孟上、一有五字、是孟、疑當作孟、下同、晝、疑當作晉、晉、疑當作室、御下、疑脫馬字、上二、疑當作秣、不徒、一作多徒、是、

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不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偱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偱、疑當作脩、

節上、疑脫私字、

置、擢省字、

此條、疑當連上爲一則、疑當作曰、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愼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擧不避讎。内擧不避子。

下武上、疑脫對曰二字、

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擧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稱叔向故

及疑當作且、子字疑衍、

讎而公家甚頼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此條一連上爲一解、上有一曰二字是、

解狐擧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擧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道下、一有遠字是、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於上、一有忠字、是、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

能下一有之字是、

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巻第十二

過疑當作過而、一作不、是、欒疑學誤、馬一作烏鵲、轂疑當作招轂、易下當有鞠字、年一作羊、成作茂、並是、

韓非子巻第十三

外儲説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説。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説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絶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説在畜烏。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説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戍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知貴疑當作如是

三衍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無其字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

粟栗譌

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惠施一作施惠是居上一有民字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

貨當作貸

不下一有加字

時一作能 天字疑衍 名一作民 車字疑衍 不知二字一無 是一無以字

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

議義假借下同

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
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
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
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
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
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
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
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
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
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
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

又下一有非字是

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
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
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
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
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
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
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
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
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
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
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
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
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欒疑孿譌下同

季之子一作季子二字下同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
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
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
意其心不在衛雖辨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
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
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
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
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
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
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
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
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

烏烏譌

下惑一作飾

田上一有曰字是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
乎夫馴烏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
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
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
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
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
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
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
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
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
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下故一作王、

曰、疑當作因、

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
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
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
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
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
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
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
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
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
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
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

一無上曰字是、

一無者字可從

也、一作已、曰、疑月譌、

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
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
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
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
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
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
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
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
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
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
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内盡知之。王召樗里疾
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

一無乎字。乘作盛。是

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
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
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
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
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
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
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
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
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
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
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
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

一無下問字。是　仲下、一有曰字　禦字疑衍

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槪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
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
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
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
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
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
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
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
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
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
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
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為己者必利而不

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

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爲王之爲猶謂也下同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

一無矜矣二字

所疑當作而信字疑衍

言上一有所字是

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爲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下疑上一有愛字

謂當作爲

索下一有入字是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

衣疑夜誤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
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
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
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巵酒豆肉集於宮。壺酒
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
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
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
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
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柰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
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

脊當作首下同、

城當作成、

其下一有國字、重亂臣二字、以解上有猶字、並是、

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
公有所愛者。曰顚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
事焉。遂斬顚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
曰。君於顚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
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
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荊人戰城濮。
大敗荊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
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顚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
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
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
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
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

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第十三

五千多八十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